云南文史书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光复纪要

总纂 周钟岳
审订 蔡锷



定价：42.00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云南文史书系

云南光复纪要

总纂 周钟岳
审订 蔡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藨集 / 李伟卿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2-07384-5

Ⅰ. ①茶… Ⅱ. ①李… Ⅲ. ①美术－中国－现代－文集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J12-53②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3057号

责任编辑　郭木玉　张力山
责任校对　郭木玉　张力山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云南光复纪要**
作　者　总纂　周钟岳　　审订　蔡　锷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978-7-222-08355-4
定　价　42.00元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罗正富　黄　毅　丁绍祥

编委会主任　张文勋　黄立新　刘　智

编委会副主任　冯岫岭　张　勇　张亚平　苏建华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运生　王国祥　朱惠荣　李孝友　张　长
何　宣　汪　宁　汪宁生　杨世光　杨明娟
余嘉华　余音霖　何耀华　林超民　赵浩如
姚钟华　徐文德　晓　雪　蓝华增　蔡家麒
蔡　毅

主　　编　张　勇　汪　宁
副 主 编　杨明娟　余音霖
本书主编　汪　宁
编　　务　王　东



1991年内部资料封面，
封面设计孔令生，封面题字李群杰。

出 版 说 明

一、《云南光复纪要》（以下简称“本书”）修纂于20世纪初叶，总纂周钟岳于新中国成立后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礼聘，曾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二、本书曾于1991年由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以内部资料形式印制2000册，供研究人员参考使用。具体承担其事者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李东平。

三、鉴于本书的史料价值，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今将其纳入“云南文史书系”予以正式出版。

四、本次出版对1991年内部资料版原书有修订。此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机构已撤销，相关人员或故或散已无从咨证。为既不湮前人之功又为今人所为承责计，本次出版即独以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名义推出并完整附以原有封面信息，以供读者了解。

五、1991年内部资料版之《前言》，援例名《初版前言》以别；《附录》原貌保留。

六、本书因成书较早，故具有辞风古雅、文白相杂的语言特点，与后世之现代汉语白话文表达多所相异。本次出版以尊重原貌为原则，未尽按现行图书出版质量标准强加规范，以免损害原书风貌。

七、本次出版中重加修订的情况，详告读者如下。

1. 繁体改简体。本次出版为简体字版，1991年内部资料版（亦为简体字版）中存在繁简不一的情形，此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均统一改用简体字。

如：“麕集”改如“麇集”、“讬”改“托”等。

2. 统一。对书中前后不统一的数字、标点、用字按现行图书质量标准，进行了规范统一。

如：“稿本三种”改如“稿本3种”，“《光复起源篇》”改如“‘光复起源篇’”，“六、七日间”改如“六七日间”；

另“第一、”“第一，”前后不一者，统改如“第一，”，“筹画”“筹划”混用者，统改为“筹划”等等。

3. 改错。明显谬误改之有据者，酌加改正。

人名之错尤多，如：“周钟岳”误作“周钟丘”，“沈汪度”误作“沈汪渡”，“赵式铭”误作“赵铭式”，“罗佩金”误作“罗佩全”等。

其他如：“疼加剿击”改如“痛加剿击”，“省垣大定，卫戍部撤消”改如“省垣大定，卫戍部撤销”，“迤东设矿务股分有限公司以兴办实业”改如“迤东设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以兴办实业”，“绐出场外操演”改如“迨出场外操演”等等。此不详述。

4. 异而不错者原之。书中具有民国年间表述风格的语法、文字、格式，与今相异而并非错谬者，沿其原貌。

如：“谢汝翼洞军械局围墙，更以药炸之。”，“以次收复”，“著”通“着”等。

另：条目并列以“一、一、一、一……”以示，其意为 “一、二、三、四……”者，皆沿之。

它如：“援黔第一梯团编组如左”，系因原书成稿时书写习惯为自右至左直排，“如左”意为“如下”，今未做改动，相信读者自能明辨；

5. 补遗。有缺漏字情形，如“第一梯团长谢　翼”者，据前后文及可靠史料补为“第一梯团长谢汝翼”。

6. 存疑。有怀疑谬误但改之无据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仍原之。

7. 加注。有怀疑错谬并影响阅读但改之无据者，以（）内加注的形式，提供读者参考。

如：“俄有报琦绮至者，乃踉跄返蒲缥。”其意难解，改如“俄有报琦绮（缇骑）至者，乃踉跄返蒲缥。”“省自为政，力央力薄”，改如“省自为政，力（中）央力薄”；“蜀中捧客、痞匪”改如“蜀中捧（棒）客、痞匪”等等。

8. 其他。郭燮熙“建设篇”与周钟岳“建设篇”有其所引函电内容相同者千五百字，而标点不一、分段不同、文字脱漏不经者，两相对照后酌加统一。

如：周本作“谓宜各省入，悉报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现据郭本改如“谓宜将各省岁入，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等等。

八、最后，云南人民出版社郭木玉同志对书稿进行了极其审慎和富有水准的编校；昆明市博物馆田建同志通读清样，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处理建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刘荣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志对出版审核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等等。他们为本书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九、编者学识所限，谬误难免。谨能以对学术之赤诚，做以基础工作。未尽善处，俟后之来者审核校订，成权威之论，即学术之福也。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日汪宁谨记

总 序

张文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有的是靠口头流传，有的则是以文字为载体加以记录、阐释得以流传，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系统和各种门类的学问。研究、弘扬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可以振兴民族精神，成为一种内倾的精神凝聚力，成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遗弃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数典忘祖，这意味着一种背叛。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悠久的光辉文化传统，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这些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历代都有许多博学宏才之士去研究它们，从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大批学者、大师出现，形成我国数千年赓续不断、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留下举世无双的学术文化遗产。

从先秦两汉历宋元明清，真正能发展国学、丰富国学的是

那些能发挥经义、大胆创新的学者们。他们著书立说，不对古人亦步亦趋，而是独辟蹊径，有创造性，不仅著书，更能立说。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直到清代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国学家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创新和发展。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示我们：文化的进步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对各族文化包括外国文化的吸收，海纳百川的襟度始终是创新的灵魂和原动力。“云南文史书系”的诞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将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不断增添基石和砖瓦，相信它必将留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迹，同时它又终将汇入历史文化长河的大流。

公元二千一零年元月于云南大学龙泉苑

彰显前贤　以启来者

——《云南光复纪要》代序

百年前的辛亥之秋，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沉沉夜空。无数仁人志士怀着理想，以鲜血和生命在共和的旗帜下凝聚——“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旦结束，共和，则在四万万个热烈的期待中应时而生。一九一一，以其特殊的里程碑意义而成为新与旧、现代与过去的自然分水岭。

云南边徼，向称不毛而响应义举并不稍缓。在摧枯拉朽，扫除帝制的革命浪潮中顺应历史大势，于重九之夜作出了光明的抉择。尤为历史所记取者，在随后的护国讨袁中，首树义帜，再造共和，建立了无愧于时代的不朽功勋。

百年过去，检点历史中我们看到：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三迤儿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前仆后继，不断探索，在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共同书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旅途！如今的华夏大地，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民主政治在探索中前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勃勃生机，为世瞩目；伟业丰功，彪炳史册！

当救亡已成过往，复兴之路正道可期，文明的崛起成为中华儿女新的期待——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融合与抉择中，那冷静的思考，需要前瞻，更需要回望，需要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沉着思考。唯其如此，才真正有可能去探求、担当人类发展的大道正途。

前贤丰功值得记取，后浪前推岂无蛟龙。在世界面前，愿我滇云儿女华夏子孙上承先贤余脉，再立时代新功，古韵新声新气派：我还是我，我还是新我！

谨以代序。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目录

初版前言…… 003

一、光复起源篇

赵式铭 编纂　蔡锷 审订 …… 009

二、光复上篇

赵式铭 编纂　蔡锷 审订 …… 015

三、建设篇（三种）

建设篇（一）

郭燮熙 编纂　蔡锷 审订 …… 026

建设篇（二）

周钟岳 编纂　蔡锷 审订 …… 037

建设篇（三）

赵式铭 编纂 …… 062

四、迤西篇

张肇兴 编纂　蔡锷 审订 …… 081

五、迤南篇
郭燮熙 编纂　蔡锷 审订 …… 113

六、援川篇（二种）

援川篇（一）
张肇兴 编纂　蔡锷 审订 …… 122

援川篇（二）
周钟岳 编纂 …… 137

七、援黔篇
郭燮熙 编纂　蔡锷 审订 …… 185

八、西征篇
赵式铭 编纂 …… 195

附 录

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
郭燮熙 …… 224

初版前言

《云南光复纪要》编纂于1913年，总纂周钟岳，分纂赵式铭、郭燮熙、张肇兴，全稿经蔡锷审改订正。

该书记述云南辛亥革命史实及1912—1913年间云南重大军政事务，编纂人员亲与其事，资料丰富，记载翔实，可视为云南辛亥革命文献中可信征的史料。据郭燮熙《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称，本书制题10篇，即：光复起源篇、光复上篇、光复下篇、军事纪要篇、建设篇、迤西篇、迤南篇、援川篇、援黔篇、西征篇。赵式铭分纂第l—4篇，郭燮熙分纂第5—7篇，张肇兴分纂第8—l0篇。全稿均已完成，经蔡锷审订后拟付印，适蔡锷调京未印，全稿移存云南军都督府，后遗失。1919年，云南文献委员会征求云南地方文献，此稿曾一度出现，但已残缺不全，

未加整理，不久又复散失。建国后，云南省图书馆清理旧藏，发现大部分手抄稿本，除《建设篇》有残损及缺《西征篇》外，其余均完整。1965年，后赵衍荪在家中发现其祖赵式铭所纂《西征篇》。至此，除《光复下篇》及《军事纪要篇》尚未寻获外，其余均已重见于世。本书史料为研究云南地方史志的主要参考资料，《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等书刊已作部分转录或引用，但对照现存原稿本，仍有错漏，特别经蔡锷增删改订者，未据以改正。为真实再现《云南光复纪要》本来面目，按原稿本进行整理，公诸于世，以飨读者，并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献上薄礼。

兹就各篇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光复起源篇　为赵式铭编纂，蔡锷订正。稿本封面有蔡锷手书“云南光复纪要”、“光复起源篇”等字。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叙元、清两代以异族入主中国，认为是“两次失国”。第二部分略述英、法帝国主义者灭亡缅甸、越南及对云南侵略史略。第三部分叙述云南革命志士反清史实，以此作为云南光复的

“起源”。所载史料及当时对历史的认识，可供参考，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同时也反映了某些民族偏见。

二、光复上篇　为赵式铭编纂，蔡锷订正。稿本封面原题有“蔡松坡先生稿”、“滇省光复始末记”。书中正文前有蔡锷亲笔题名“光复篇第二”，正文中“十三日军政府成立而宣告独立”句后，有蔡锷亲笔浮签一条，文云：“以下接红丝格本第三页后面〇〇〇外府州县”，此“红丝格本”迄未获见，无从查补。惟查云南省图书馆藏《续云南通志长编·大事一·光复一·军政府》稿本“军政府之成立也”句下，接有“外州府县亦传檄而定……”等文，历叙云南军政府的组织人事及所发布的云南独立文告，以“军政府”为标题，列为专节，似即为《光复下篇》之文。本篇记述昆明重九起义时战斗经过，附有“阴历九月十六以前之事”16条及“九月十六以后迄九月杪之事”19条，有简短评述5条，扼要提供了云南光复期间重大史事纲目。

三、建设篇　有稿本三种，分别为郭燮熙、周钟岳、赵式铭编纂。郭稿有蔡锷亲笔在《建设篇》题下加“第

七”，可能为原定篇目次序。周稿在题下也有蔡锷添加“第七”两字，在正文中有蔡锷所增“副总统黎元洪倡军民分治之说，军府采群言”等字。赵稿中未有批改痕迹。本篇三稿均记述云南军督府的建立、组织、人事及内政设施，并有“建议中央关系国家大计者”。三稿于史事详略有所不同，赵稿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改建详于郭、周两稿。

四、迤西篇　有上中下三册，为张肇兴编纂，蔡锷订正。封里有蔡锷批文云：“此稿上、中、下三篇皆文简事核，较初稿为佳。文内略有误，已签注，希查照更正。”又批云：“事之无关重轻者，可删去为当。七月一号。”盖有“蔡锷之印”印章。正文中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及眉批。张肇兴为大理人，参与大理起义，任迤西自治机关总部参事，故记述迤西各属举义事甚详。然对大理与腾永军事冲突，有所偏袒，可与《滇贤先事录》、《西事汇略》参照考核。

五、迤南篇　为郭燮熙编纂，蔡锷订正。稿本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本篇记述临安、蒙自、个旧、开化等处举义及敉平清吏反抗和各地匪乱史实。

六、援川篇　有稿本两种，分别为张肇兴、周钟岳编

纂。张稿篇首有蔡锷写“速缮一份送谢、李两师长复阅。七月二号”浮签，盖有“蔡锷之印”印章。正文多处有蔡锷涂改增删墨迹。另有浮签指示给编纂人员增加有关叶荃、方声涛电请暴成都政府罪，请济械练兵平蜀乱事，稿本已按此加入。周稿所记援川史事较张稿详细，对川军多贬辞，录电文过多，未见蔡锷审定痕迹，或系后来补写。此篇记述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川省局势混乱，军政府应黄兴、黎元洪号召，组织北伐军取道四川，支援武汉革命军。滇军第1、第2梯团分道入川，协助渝、蓉革命军平定匪乱，促成渝蓉军政府合并统一史实。稿中涉及川滇间政治、军事矛盾冲突情况，多有偏袒滇军之处。

七、援黔篇　为郭燮熙编纂，蔡锷订正。正文多处有蔡锷增删墨迹。本篇记述唐继尧率军平黔乱及中央任命唐继尧为黔都督事，多据滇军政府官书文牍叙述。

八、西征篇　原为张肇兴编纂，原稿已失，后有赵式铭稿本，篇首题有“赵式铭编纂，蔡锷订正”字样，待考。本篇记述1912年西藏叛乱，藏兵进逼川界，滇军奉中央命令组师西征史实，其中有关滇川与西藏沿边形势及藏民内向，尤多记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附录郭燮熙《分纂云南光复纪要小引》一文，备供参考。

全书整理按原稿原字，用通用标点符号断句。书中或有片面性，请读者明辨。

本书由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社科院文献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李东平先生整理。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一年四月

一、光复起源篇

赵式铭 编纂　蔡锷 审订

四夷侵中国，无代无之，然数年或十数年即破灭，从无入主中夏者。自崖山之役，宋陆秀夫负卫王昺蹈海，元世祖践帝位，奄有华夏，是为黄帝子孙第一次失国。李自成陷京师，庄烈帝殉于煤山，清世祖入继国祚，是为黄帝子孙第二次失国。两代之亡，士大夫抗节不屈，死者相望，而尤以明亡殉国者，为至酷极惨。呜呼！种族之界，其天性然哉！

庄烈帝崩，唐王聿键、福王由崧，以次败降。明将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图光复。定国兵败，帝西走永昌，清师追之。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帝如腾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盘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贡山，西南第一穹领也）。清师中伏，歼其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卒以众寡不敌，帝奔缅，定国死于景线。清以吴三桂平滇功，晋王爵，命镇云南。三桂兵临阿瓦，缅人献帝及后并从官家属，三桂挟之归，缢帝于金蝉寺，明祚遂斩。滇人哀之，名其地为逼死坡，有余疼焉。当满清入关，挟其武力以蹂躏中原，天下莫与抗。而云南犹奉永历为君，奄有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之地，与异族血战数年，歼强敌以数万计，势穷力蹙，隐忍称臣。滇人种性之辨，盖足以自豪矣！

国变后，滇中遗民以全节闻者，不可一二数：昆明杨永言倡义弗克，削发为僧；呈贡文祖尧弃官入中峰寺；蒙化陈佐才凿石棺，称明末孤臣；晋宁唐大来从无住禅师受戒律，结茅鸡足山；皆感时伤国，诸难显言，则一托之诗歌以寄其芳馨悱恻之意。而诸生薛大观举家以殉，事为尤烈。

永历帝之出奔也，大观与子之翰方挈家隐居北城之鱼楼，闻帝逊荒，泫然流涕，谓之翰曰：“国君死社稷，臣死君，义也。今日之事，虽天命，不可以力争，顾独不可效死一战，乃崎岖域外，依小夷求须臾活，岂可得？吾书生，不能徒手搏敌，计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对曰：“父为国死，儿安敢不为父死？”大观妻杨氏、之翰妻孟氏，皆曰：“君父子为国家死，吾姑妇独不能为君父子死耶？”旁有婢曰琐儿，抱大观幼子在怀，闻诸人语，曰：“婢子死，亦可乎？”大观曰：“婢为主死，亦义也。”于是相率下楼，投黑龙潭死之。明日，尸相牵浮水上，路人举而瘞之。滇人种族之感，至大观而极。

清既窃位，禁网稠密，遗民逸老以文字贾祸者，趾踵相接，海内重足屏息，噤不敢复言满清失德。浸淫至于中叶，人渐忘本，而颂声作矣。光绪间，外患纷乘，甲午、

庚子诸役，国疆日削，赔款以亿万计。痛深创巨之余，清议渐起，驯至蓬勃不可抑，士大夫亦侃侃谈国事。清廷震恐，始派遣学生出洋，而欧西思潮，因之输入。大江南北号称革命党人者，所在蜂起，而杨振鸿由海外驰归，倡革命于云南。

先是同治十三年，越南与法国立《西贡条约》，认越南为自立国。光绪九年后，复立《哈尔曼条约》，认越南为保护国，内政外交，受法监督。已而兵进西贡，俘其君，幽之南非洲，越南遂亡，而滇之南防危。光绪十一年，英师袭缅甸，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外部议，立君存祀，守十年一贡之例，英人不许，缅甸遂亡，而滇之西防危。滇自缅越失后，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约，未几而有攫取滇越铁路建筑权之约，未几而有揽七府矿产之约，未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约。部臣不敢拒，边吏不敢争，而西南之祸烈矣。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生尤激烈，杨振鸿又陆军生中之尤激烈者。

振鸿，昆明人，光绪癸卯入日本振武学校。既毕业，滇督丁振铎电调归国，道出越南，亲见所谓亡国惨状，则

大感喟。时法人已筑滇越铁路，滇人谋筑滇蜀铁路为抵制，扼于财力，事未举。振鸿为书上父老，举缅越事以为滇人镜，人传诵之。滇大吏疲茶，知不足与谋，乃结三迤志士，创设死绝会、公学会及体操专修科，一以革命致事。适滇缅间铁路，英人欲恃强修筑，振鸿愤极，遂结全省士子抗之，势甚张。英领率为所慑，乃寝。大吏滋不悦，出为腾永第一营管带。振鸿简军实，勤训练以待时，而益开扩党会。腾越镇李宝书、关道关以镛，因索盏达土司贿，为振鸿所持，未遂，心衔之，造飞语中伤。滇督锡良，满洲产也，尤仇视革命党，即密电镇、道捕振鸿。振鸿走永昌，知府谢宇俊捕之，复走新街，历南洋群岛再渡日本，入振武学校。

是时，有《云南杂志》者，滇人居东之所作也。其书痛陈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由海外流入中国，读者快之。而在滇人士亦有《云南日报》、《星期报》、《云南公报》等之设，又为《苦越南传奇》，授伶人奏之，座中至有泣下者。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

戊申夏，革命军起河口，振鸿谋归滇助革命军，乃至云南杂志社，结吕志伊、赵伸、黄毓英等，开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到者数千人，所称云南独立大会者是也。振

鸿被举为干事，偕同党数人南归。至香港，革命军败，关吏逻察严，不得入。徘徊久之，谋以黄毓英、杜韩甫、王尧民进干崖，说土司刀安仁；喻华伟、李遐章、何畏进腾越说防营管带，而自居仰光与居正办《光华日报》，以通消息。中更蹉跌，事卒无成。

振鸿离仰光，经纳戍、昔董出盏达，至干崖，越蛮允说管带杨发生，为所绐，重趼至蒲缥，主何子仁家，适与何畏遇，因共筹起事之策。振鸿策袭永昌府为根据地，编练乡民成军，以出大理、腾越、顺宁、云州之地，包举迤南，进图省垣，再北出黔、湘，西略川、陕，戡定中原。策定，振鸿任先锋，何畏作内应于城中，宋某、唐某集乡民数百人，约夜间三句钟会于演武厅之后校场。会腾越、镇康两处防营调驻永昌城，乡民气先夺，又召集失期，及杨、何至，则已先溃散，相与仰天长叹。俄有报琦绮（缇骑）至者，乃踉跄返蒲缥。未几，振鸿病作，渐笃，遂于戊申年十二月十一日殁于蒲缥。

二、光复上篇

赵式铭 编纂　蔡锷 审订

清廷腐败，秕政杂出，滥借外债，供私人挥霍之用。宣统三年夏，外人瓜分中国之议起，而清廷方攘夺各省民修之铁路，于是全国物议沸腾，群起反抗。六七月间，蜀中争路潮起，军民激变，影响波及云南。初，滇护督沈秉堃调留日士官生回籍，李鸿祥、谢汝翼、张开儒、李根源等，分委步、炮军职及办理讲武堂，于是兵卒、学生皆言革命。而滇督李经羲暗弱，大义遂以遍于军、学各界。及武昌发难，湖南继之，本省军界由统领蔡锷与将校中之同志密议多次。九月初七，蔡锷、李鸿祥、沈汪度、殷承瓛、韩凤楼、雷飚、张开儒、谢汝翼、黄毓英、刘存厚、黄永杜等十余人，议于唐继尧许，决心于九月初九日举义，为他省之声援。复定恢复云南全省作战及分途出师川、黔计划。

九日下午，锷令李参议官根源，率步队七十三标由北校场向省城北门及东门一带进攻。管带李鸿祥、教官刘祖武佐之。罗统带佩金率步队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向南门及东门一带进攻，以唐继尧佐之。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队一营，分三部，联络步队，进城后，到西、南、东三门城楼附近。命教官张开儒等率讲武堂全部生，发自城内，为开城之准备。命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均于夜半开始

行动，同时攻城，于揭晓前将全城四周城垣及城内之圆通山占领确实，俟天明时进攻。以步队七十三标攻击军械局及五华山，以炮队据置城垣，协同步队施行射击。置预备队一营于江南会馆，为各队之策应。

十时，锷在巫家坝集步、炮两标重要将校，详细规定攻击计划后，十时三十分，更集两标全体将校，述明举义宗旨。词严义正，每出一语，各将校齐呼万岁，欢声雷动，誓出死力。宣布既毕，将校中有欲将军官之满人容山、惠森二人处以死刑者，锷、佩金力为禁阻，命暂行拘留，俟事毕后释放（翌日即纵之使去）。正值判决之际，有人从黑暗中射二人，幸未中。复集合两标士卒，将举义宗旨简单宣布，士卒莫不欢欣鼓舞，乐于用命。遂于当场给发子弹，检查武装，于午后十二时陆续出发。时城内火发，枪声四起，即命分道急进。以路重天暗，行进迟滞，炮队尤甚。

初，步队七十三标正值准备之时，事机泄漏。该标统带李鸿祥率标署卫兵出而弹压，顽固将校亦群起干涉，两方遂激起冲突，官兵中死伤廿余名，清标统丁锦遁去。根源遂率第二、三营向城垣急进，时初九日午后九时也。九时三十分，李部攻入北门，派队占领银元局、兵工厂等

处，以其主力逼进军械局。其时清统制钟麟同以五华山空虚，率巡防队两营、辎重营、宪兵营、机关枪队及镇署卫兵占领之，顽强抵抗。军械局内卫兵（六十人）亦据险盛行射击，机关枪之发射尤烈，我军死伤将校以下三十人。肉搏数次，均未奏效，仅占领五华山北端之一部。根源以敌兵据险以守，兵力甚优，且弹药将竭，乃举火为号，冀巫家坝军队之来援（时已十一时半），而仍竭力攻击军械局。排长文鸿揆以长梯登，中弹而殪，我军益奋。

初十日午前一时半，机关枪队（仅两队，余为钟调去）至天台会合于本军，分隶之于步、炮两标。一时四十分，抵南校场时，驻扎南城外之巡防队二百人来降，锷优予嘉奖，命分扎南城外，弹压匪徒，保护居民。二时，抵大东门城外，遇马标队伍，锷与该标统带田书年相晤，令其逡巡城外四周，预防匪类，检查宵小。马标之来城，实系麟同调以防革命军者，锷误以马标预知其事，而田统带亦误以革命军系奉钟之调来相救援者，遂得相安于无事。

午前三时，步队七十四标第一营已占领城西垣，第二营已占领城南垣，第三营已占领江南会馆（预备队）。炮队则于东、南、西三城门附近占领阵地，准备攻击。

午前三时半，步队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率所部

向制台衙门突击二次，未得进。而第三营管带雷飚以一队增援七十三标，猛扑军械局数次，亦未得手。

午前六时，根源军至危殆。天微明，据城各炮队向五华山敌人阵地及督署开始射击。七时，李军及罗军第三营之一部，攻五华山及军械局，罗军第一、二两营攻督署。时据圆通山军火局之巡防队一哨，向预备队所在地射击，而七十三标反对派之官弁亦收拾残兵，在东城外向城垣一带射击，遂分预备中队一队御之。敌据山地，颇得形势，相持亘二时之久，始行击散。

午前九时，谢汝翼洞军械局围墙，更以药炸之。谢先入，我军从地道随之，军械局、五华山之全部，几为我所得，敌军全数降，遂令围武侯祠。李凤楼以机关枪来助，麟同尚抵死不退，因以负伤。经医兵抬出南门，为兵士所见，处以死刑。王振畿于被擒后自愿投诚，嗣复为众兵所杀。

军械局既为我军所得，各队弹药，得以补充，士气百倍，遂占领五华山全部，督署亦同时陷落。军司令部乃出示安民，一面饬各队整顿队伍，分投驻扎，并定警戒区域及警戒法。是夜，军队于五华山及城垣四周彻夜露营。综计是役，彼我死伤者将校以下百五十余人，我军死达二十余人，伤者四十余人。翌日，清藩司世增、清督李经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